



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工的掳掠

恩格斯指出：“苦力贸易”是一种“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①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发南洋殖民地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由于非洲人力枯竭，英国又先后于1807年和1838年两次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因此，各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日趋紧张，殖民主义者不惜长途跋涉到遥远的东方，争相掠夺华工。

西方殖民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在我国沿海口岸竞相掳掠华工，进行野蛮的猪仔贩运和苦力贸易。他们把从中国沿海各地拐骗和绑架来的华工，象猪仔一样塞进拥挤不堪的“苦力船”底层统舱，运往世界各地。装运华工的“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其情景阴森惨厉。在漫长的海途中，华工受尽难堪的折磨和野蛮迫害，完全丧失了自由。“苦力船”舱位狭小，每人所占面积窄，连移动身子的余地也没有。舱内空气污浊，饮水和食物不足，疾病流行。1855年，一艘叫“威福莱”号的美国苦力船，装满了从中国沿海口岸掳掠来的华工去美洲，船至马尼拉时，华工要求上岸换换空气，美国殖民主义者竟开枪打死一名华工，其余的全被赶入船舱锁住，次日开舱时，竟有121名华工被活活闷死。另有一条船，华工因为要求到甲板上找水喝，船主不准，开枪打死40多人。据统计，华工海上死亡率去古巴的平均为15.2%，去秘鲁的为30%，有的甚至高达45%至70%。1847年至1874年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各岸及香港到古巴去的166,968名华工，中途就死了20,374名；1853年至1859年厦门、香港至圭亚那的1,572名华工，中途死了224名。事实上，华工的死亡率远远大于这种官方记录的材料数据。如1860年至1870年十年运往秘鲁的华工官方记录海上死亡率是11%，但事实上在1860年至1863年四年中运往秘鲁的华工总数是7,884名，中途死亡2,400名，平均死亡率达到30.4%，

即将近三分之一。此外，整个船只被烧毁或沉没的悲惨事件也不乏其有。1859年10月，由澳门驶往古巴的“弗洛拉·坦普尔号”船，载华工850人，中途遇风暴并触礁，船长和水手乘小艇逃跑，全船华工遇难。1871年5月由澳门驶往秘鲁的“唐胡安号”船，载华工650名，驶出后不久即被焚，船主弃船而逃，华工被关在舱内几乎全部烧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领事罗柏生有一个不完整的统计，在1852年至1872年中发生的重大非常死亡事件有三十四件。罗柏生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是可怕的记录，我敢冒昧地说，就是非洲奴隶贸易全盛时期也比不上。”^②

华工运到目的地以后，由“海上浮动地狱”堕入“陆上活地狱”。他们远离祖国万里，既无人身自由，又无法律保障，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设各种刑具，门禁森严，华工不敢越雷池半步。每天在管工、工头的监督下，劳动十八至二十个小时，稍有懈怠，即遭鞭笞，即使劳动好也要挨打。除了鞭打，还要戴着脚镣劳动；晚上睡觉用特制木器锁脚。华工或被打死或打伤后致死，或被管工、工头折磨患病而死，或不堪虐待自杀身死，劳动寿命平均只有五年，死后遗骸化成骨灰，用作蔗田肥料或用来炼制白糖。清人容纯祖写了一首“猪仔诗七绝”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③华工所受的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虐待，使华工的死亡率比船运过程中的死亡率高得多。被掠夺来的青壮年华工，大多数人很早就被折磨致死。据1879年随我国总领事出使古巴的谭乾初记载的1884年的材料，1847年至1873年，到古巴的华工共十二万余人，仅存四万人左右，三十年间陨身异域、丘首难归者达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幸存者，据陈兰彬等人的亲自访查，“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

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各埠中瞽目残疾华人丐食者甚众”。^④例如，1861年被掠往秘鲁钦察岛挖鸟粪的四千华工，全部牺牲，无一生还。^⑤美国华工命运也不见得更好，从1848年至1882年的三十三年间，大约有三十万华工进入美国，他们使占美国全部领土一半以上的人迹罕至的西部地区变成富饶的地方。修铁路，开采黄金，仅南太平洋铁路的洛杉矶至天马一段，就留下了上万名华工的尸骨。^⑥修筑巴拿马铁路的一千多华工，绝大部分也没有生还。英属、荷属东南亚各殖民地华工所受虐待也是触目惊心，同一时期，华工死亡率比当地居民高七倍，比当地欧洲人高二十三至三十倍。

华工的命运，比当初黑人的命运还悲惨十倍。秘鲁报刊经常把输入华工称之为“又一次非洲黑奴贸易”，而且认为是比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和中世纪的农奴制更坏的一种奴隶制。当时秘鲁有人将华工与非洲输入的黑人奴隶作过比较，指出：一、黑人奴隶属于一个主人所有，奴隶主为了自身利益，要求尽可能长久地剥削黑人，而对华工则有一定的合同期限，因此，奴隶主在很短的期限内，用最残酷的手段，榨取华工的血汗；二、法律对黑人奴隶尚有若干规定条例，而华工却连奴隶享有的法律保护也不享有；三、黑人奴隶还可以有一个家庭，而华工则根本没有成家的可能。1860年英国《威

斯敏斯特评论》刊有一篇关于华工出洋的论文说：“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指任意剥削），华工虽致劳死，亦非所顾，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盖黑人乃永久之役，主人常恐其积劳成疾，有误其工，故待之较优。若华工则因期限有定，如不严加逼责，必致期满尚有余力。故在八年内，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多，倘能于一年内竟八年之功，则其身虽死亦可弗恤”。^⑦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奴役，即离不开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和财富都是被奴役人民的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其中也凝聚着千千万万华工的血汗和生命。

注：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
- ②坎贝尔：《中国苦力向英帝国的移民》第156页
- ③古巴用华工尸骨炼糖事，见《古巴华工口供册》
- ④谭乾初：《古巴杂记》
- ⑤《外务部档·华工出洋论》
- ⑥张人羽：《美帝排华史》，第4—6页
- ⑦《外务部档·华工出洋论》，见《伦敦威斯敏斯特评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唐任伍）

（上接第48页）为五十年，开始的十五年是萧条期，接着的二十年为大量再投资期，其后十年为过渡建设期。

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著书立说，阐述了有关新技术革命的问题，就不一一介绍了。本文并不想对这些议论展开分析，这里只略带几笔。在这些议论中，有的是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去讨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的无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把资本主义的弊端仅仅归结为新旧科学技术的冲突；有的则力图从科学技术的预测

上找到一个摆脱资本主义危机困境的药方，等等。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今后一、二十年内，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将蓬勃展开，以电子与电子计算机工业、宇航及空间工业、海洋工程、遗传工程为代表的新的产业群正迅速成长，整个社会生产力确实存在着一个大发展的趋势，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乃至家庭等方面的变化，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我们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